



任何著

偉大的教養

新文藝出版社

偉大的教養

任何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1 •

短篇小說
偉大的教養

著者 任 何

※
※

有 版 權

1947年1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2000冊

1951年4月海燕第四版上海印4001—5000冊

1951年9月新一版上海印5001—6500冊

書號(135) [1119] 定價 羊 8,0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)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※
※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目次

某家	一
夾縫	四
父親頭上的傷疤	六
私鹽	九
供狀	一七
他們三個	一五
偉大的教養	一七
校後記（已入）	二五

某家

雍少奶從昏迷的睡眠里醒過來，張起酸痛的眼睛。昨夜做法事，鑼鼓一直鬧到天明。天氣變得烏洞洞，也許要下雪呢。全宅的人幾乎徹夜沒有停止過活動，現在，人聲在各處更熱烈地喧鬧着了，尤其是那些當雜作的鄉下人、佃戶，他們的嗓子似乎永遠不會喊啞的，臂膊也永遠不會弄乏的，總是每天每天的原樣的操作着。張着骯髒的黃牙的嘴巴，儘想吃。這在雍少奶看來是值得驚奇的。那些佃戶的子弟，掛着噁心的黃膿鼻涕，趑趄地踏着不合式的破舊花靴，小偷似的。整天在全宅的各個角落撒搜着。這種情形，在仲雍入殮的時候，更其厲害！——有的還在衣裳里裹着飯、菜，耗子一樣悄悄地跑回家去了。

——已時——已時用飯，她一直記清着。

有幾陣喀喀的笑聲從外面波蕩過來，她豎起耳朵，聽着——

「……求觀音大士中什麼用呢，真會『送子觀音』啊？……枉然的，枉然的，叫雍大哥的生活歡
緊貼好了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」

「小姐……越急越沒有的呵！堂而皇之躺在大床上幹的，倒沒有；偷偷摸摸提心吊膽的，反而一碰就著……你看，奇怪不奇怪？咯咯咯……」

雍少奶聽得清清楚楚，這個說話的正是西半宅的伯熙嫂，大聲大叫，笑得像空山里的雉雞一樣。接着又是一陣——

咯咯咯……你說對不對？看見了不少了吧？目前……咯咯咯……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這在她麻痺的意識上挑起了近幾天來混雜印象和痛疤，那是好像爲了要使她煩惱，故意安排下來的。

鈍濁的木魚，清麗的銅磬，夾着一陣陣鶯鶯的唸經聲，在前廳里響鬧着。從掛着那寒白色窗帘的窗戶里，可以望到靠左手的那支綿龍藤桿。宅前的人們，那些鄰近的佃戶，無謂地忙碌着。

劈空一下，經堂里的法器都亂碰亂吹起來，佛號和難懂的梵音經文開始唱得迂迂長地，嘹亮地。小噴哪的尖利的叫聲，衝過那些遲鈍的，混雜的低音而刺進里廂來，丁丁當當的傢伙也逐漸送進來——「陰陽先生」（註）們來靈前「完疏」了。

正——里坐着許多女人，老太似乎又要落眼淚了，搖着頭。她在年青那輩子的孫姪之間，老要感到（註）那種並非僧道。而以唸經拜懺爲職業的人，叫作「陰陽先生」。

一種自己快要接近死亡的感覺，和憐惜着她心愛的兒子的慘死，因此，她的噙珠子忘掉撥數了，讓它盤在臃腫的皮腿袋上，重複地噙着：

「伯熙只會死吃，只會死吃……死吃不做事……」

於是，伯熙的表妹，老太的姪女娟官，坐在門當子里，一只手支着下巴，睫毛長而稠，像在陽光里晒舒服了的母貓一樣，眼睛睜忪着。她抽起額巴下的那只手，拍拍老太的肩頭，妖聲妖氣地說：

「熙哥，熙哥何嘗不好啊，待你老人家也很孝的。」

「噯，會做事的偏要死，死得那樣慘，那樣傷心……」

雍少奶沒精沒力地把一隻剛剛抄熱過的紫銅手爐遞給老太。

靈前的高蠟燭搖動着火舌，在仲雍遺像上，那燭炭爆放大的半身像的鏡框的玻璃上閃着反光。完疏的先生們在那里齊聲唱和着，時高時低，敲打，吹唢着法器，禮拜着；平海那個小子，靠近那個披着袈裟的細瘦的和尙，摩手捧着鈎頭如意，似乎不耐煩地裝作誠心的樣子，也跟着沉頭擰腰；冬香那個活溜的婢女，在火盆里焚化銀子，她一面溜着眼睛，熱情地偷訂幾下平海，熊亮的刻片的大火焰照着她的面頰，顯得愈加嬌嫩紅潤。錦箔灰燼隨着地上一陣小旋風迴飄起來，靈檯上各色的齋供碗里，揭滿了灰片。

雍少奶心里逐漸不自在起來。那個賤貨，西半宅的熊大娘，兩隻眼刺辣辣地盯着她的肚子。從前，仲雍在日，她幫同了男人。那個只管抽鴉片的癡爛的伯熙向她東半宅進攻——老公家地的租息，

幾乎年年被他們搶先收去；仲雍死後，她便更在老太面前獻殷勤，說長說短搬弄是非。有次清錢，當鄉長周廷宰從鮑房裏出來，攜着這個冤魂貨，從此把柄落在她手里，她就一直抓着這個當作武器，壓倒她，扼住她。……現在，這兩隻可惡的眼睛，又死死地盯牢住她肚子，陰森森的說：

「誰少奶身體有什麼不好麼？這幾天清瘦了呢！」

滿想不理她，她的出身低下，父親當過人家的夥計的。可是滿堂人的注意都落在她倆身上，她立刻不自然起來——

「那早，那早有什麼呀。幾天來很煩，晚上又少睡了一些。」

但又立刻覺得，自己的話說得那麼蠢笨，沒有躲過她的鋒頭——承認了自己的清瘦，自己在擔什麼心思！心裏突然襲來一陣可怕的感覺：似乎全身赤裸裸地站在街頭上似的窘迫與難堪。

「我只有兩個呀，唉，一生！仲官從小就像他的爺，能做事……死了！鄉下人的眼珠長反了……」

……伯照，伯照是頭一個，給他爺養壞的……」

大家像在忍受着老太心裏的沉痛的悲哀似的，屋裏靜穆着。

忽然，階沿上搖搖的有個人影橫過來——

「老太，老太，米，米只够今天了。明天的還沒進；鮮肉，筍尖，粉絲……還有黃芽菜，都得添

了……」

廚師作頭，紅眼瞞生站在門口說。兩隻手在油膩的作裙上不安地摩着。

屋里的女人很快地瞟了福生一眼，又轉到別面去；熙大娘子的眼睛望了望老太太，也躲了開來。老太太說：

「去問熙大糧戶呀！」

「昨天已經對熙大糧戶說過了，他說……現在，熙大糧戶也不在……」

這會兒，熙大娘子突然像捉到一點什麼似的，大聲地搶着說：

「哼，熙糧戶，熙糧戶能幹什麼呢，日夜儘死睡在烟燈上……」

老太太生氣地抖動着黑嘴唇：「作熙是我養的，我的兒子，吃會鴉片烟，還是他的爺從小就容任他的。要你做媳婦的來講什麼話呢，又不吃你驕橫上帶來的……」就一股牢騷的說出來。

女人們都走開了，站在廊檐下。娟官把頸領里的茄絛色圍巾重新纏了一圈，從袖筒里拔出手帕，擰了一把鼻涕，抹着；然後瞋着小嘴唇，跨出高戶檻——

「宅上真沒有做事體的人了，這末亂，落神無主的。」她這麼獨自囁咕着。

之後，老太搖搖幌幌地站起來，熙大娘子慌忙地走過去扶着她進了老房。

靈傍只剩下孑孓一個人了。她覺得氣忿，大娘子那末不要臉，那末在衆人面前取巧討好，彷彿一扶老太進房，就可以得着什麼了不起的賞賜似的。

渾身的體面的冥衣掛滿了牆壁，香爐里的青烟飄捲着……她睜眼過來碰着仲雍的遺容，似乎有點負了他的生前的恩愛樣的，內疚着。一種肅穆，嚴緊地鎖住了她的心臟的搏跳；一種恐怖——那巨

大的黑漆棺材，向前微微陡出的。棺蓋的頭，給與她一種接近死亡的迫脅。

……一個大陷阱，張着黑色的無底大洞，饑荒地看着她……

她這樣回想了一番，覺得一陣顫索，睜起眼來，室內異常昏暗，似乎黃昏已經罩了下來，但庭心里的人們活動的聲氣，使她知道這是一天有着很多事情要來的日子。於是抽了兩口氣，揉一揉眼睛，翻一個身……乳房隱隱作漲，有些痒。她突然意識到一個危境：已經五個月了！

——已時要出殯的……但她又想到——

跟仲雍結婚了六年，沒懷過胎……

去年，仲雍和鄉長周廷宰爲把那條桐子村的蟠龍溝收爲公有的事，桐子村的漁民們便嘩亂起來，鬧出了一場狂暴的事。當仲雍從那里拾回來的時候，已經不能開口了——太陽穴上研出酒盅那麼大的一個洞，鼻樑歪到一邊了，微微透着氣，血泡像蟹沫似的咻咻地吹着。下身也滴着血，彷彿從堆積着死屍的塹壕里拔起來的一樣。待到半夜醫生起來，已經斷了氣。當時，她確實傷心得厲害，捧了死人的頭哭着，滾着，全身的衣服都有血水染過了。鄉長周廷宰受傷較輕，醫了一個多月纔好。桐子村的漁夫們那樣橫蠻刁戾，當軍警進村搜捕的時候，男子們早躲得無影無踪，僅僅拘囚了許多女人……之後，經廷宰的出力，捉獲了兩個兇手，送案究辦，關在牢里。就在那個時候，廷宰和她有了進出……

……算來已是一年多……

打了幾個呵欠，起床。

穿了一件灰色黑綫邊的長旗袍。胡亂地洗過了臉，沒搽粉。

廚房里開飯了，盤盞，和飯盤子的叮叮聲在庭心里轟雜着，有人高聲叫罵，像要打架的樣子——

「吃糧戶的，糧戶有肚皮，要你狗肉的去做主……」

「誰把孩子已經坐到了桌上，做啥還要拉下來來……」

「太巴結了呀……」

飯後，鼓樂響起來了。

人們擠擠着。看開的孩子們蒼蠅樣的追逐着，幾乎把所有的門口都堵塞了。靈前的大蠟燭扭着火
花，有人捧着大把的香在火頭上燒點着。冬香，她已經脫去了栗色的罩衫，在青地白花的適體的旗袍
上繫了一條刷洗得非常乾淨的青布褲裙，擺着豐美的體段，在人堆里扭着好看的屁股，沒頭蒼蠅般的
跳進跳出，有時高聲喊叫：「柩衣誰放的！」有時緊繃着紅面孔唧咕着。她儼然像一位主持喪事務
的能幹的主婦似的。擡棺材的壯漢們，相罵一樣費勁地叫喊；在人堆里，他們始終是有力的存在。……
……響號和鼓手，不斷地吹奏哀曲，棺材螻蛄搬運螞蟥似的開始移動了，放在正中，落下地來，……忽
然大紅金綉花的柩衣從人頭上拋進來，開始絡起麻繩繫起轎轎，……一切的動作都是浮燥而且緊張。
庭心里送葬的人們嘈雜地亂叫亂叫。新少奶全身打戰，她看見廷宰站在外面人堆里，肩上盤着褐色的
假絨圍巾，那頂海虎皮帽底下的紫紅色的竹節鼻子，脫斷了似的特別拉長，致使他的眼睛和嘴唇不合

適起來；下巴上有顆母蜘蛛那麼的黑痣，之上出着二株很長的紅毛，可是面孔却是淨白的，一件麻袋呢的中裝大衣，敞着胸，……他那整個儀態，在向府的全體親戚族侶中比勝起來，是毫不溫雅，像個粗野的卑俗的暴發戶的地主；他在搔着頭皮，海虎皮帽推歪一邊，手裏揪着一大把點旺了的香支，這個那個的分發着。青烟在人頭上盤繞着，盤繞着，可是一下子被一陣冷風突然吹散……小車夫們已經套上了肩帶，擡起車腳，佇立着等待送葬客人的需要……直到最後——

出殯的行列在三眼銃的爆炸里開始出動。

雍少奶跟着送殯的人們跑到牆門外面，站定了，目送着那具簇擁多人的笨重的，丈夫的黑漆棺材，好像自己的一隻腳已經蕩在黑色的大洞口，看着那黑色的淵谷底的黑色的鬼域的舞蹈……

棺材的一行列遠遠地消失在一園大柏林里，她就慢慢地從牆門口轉身向里，留心地踏着沉重的步子。穿堂間，側廳，……一切都空洞地敞開着，顯得異樣地冷落清廓。有陣鴉片味從什麼地方流蕩過來，她想，這是死吃懶腦的伯熙糧戶同什麼客人在煮烟了……磚階上，雨道上，牆跟頭，那些秋天莽蒼蒼的野草已經殘敗了，經過幾日來人們的踐踏，黃昏枯葉零散滿地。她慢慢地向里走，經過大廳，一堆新化的鎗箔灰隨風迴轉，四處飄揚；鋪地的大方磚，全都碎裂了；她踣踢地，捏手捏腳的，擡頭看了看樓上那副「厚德堂」的額字匾額。轉過屏門角，在西首那間偏廳的夾房里——那是平海的住室——有低悄悄的語聲透出來……

「怎麼啦，你想怎啦？……」

「你……你，你一直不當我人……你……我是……」

雍少奶一聽這聲音，知道是冬香跟平海兩個。她再靠近一點窗子，向門縫里仔細的看：

平海靠着床柱子，渴情地盯着冬香，一種怯弱的，惶恐的，近於卑鄙的神情。在他扁平的臉上閃爍着。冬香半個屁股搭着床沿，手里玩着平海那支虎紋斑的衛生杖；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在粗濃的眉毛底下溜溜着，上唇微微掀起，紅色的面頰圓潤地鼓着，像要生氣似的，但暫時沉默着，兩片嘴唇銀魚似的翕動着，彷彿對着自己的心默默地訴說着什麼一樣。

「那末，你，你一向拿我開玩笑嗎？……」

「開玩笑，我倒沒有想着這些……我只覺得你，你有點像……你有時候也很惹人喜的……」

「你覺得我有點像，像什麼呢？……你說，我是誠誠心心的，一心打算我們將來的日子……」

他覺得非常痛苦，像這樣的談話。她想，他為什麼那樣稀奇古怪呢？不是跟他已經「那個」過了不只一回了嗎？為什麼還要那樣的不直爽呢？她不懂。他肚裏有許許多話要對她說，可是她的那種威力，把他的一肚子話都壓住了，無法傾吐。

「我想的不是那些，不像你想……」

她沒有說完這句話，她擡起頭來，用鼻管看着天窗里的太陽，突然面孔遽變地皺成一堆，徹底地打了一個噴嚏；然後用一條指頭把遮下來的頭髮向後一掠，搖搖頭，哼哼鼻子，男子那樣傲慢地看着平海。

「怎麼，你舒舒服服的打了一個噴嚏。」

她用大眼睛向他瞟了瞟，說：

「你來，你知道雍少奶奶的故事嗎？」

這麼着，平海猶疑起來，但又愉快地一屁股擰到她身邊去，伸手拉着她軟綿綿的手，輕輕地掂弄

着。

「把一點笑臉你，你就毛手毛腳的。」她悄語着，但那個手並沒有抽回去，「卑賄忙亂得鸚鵡飛狗叫的。」

於是平海又像往常一樣，用另一隻手去捉住她的臂膊，向自己的懷裏拉——

「你說呀，雍少奶什麼？是不是和「周吉」（周字的字謎）的那個事？」

「不是的，不是的……」她說。揮擲着，「討厭的，你……爲什麼……真討人厭！」

他無抗地脫手了，眼梢頭的，因愉快而緊皺起來的紋路，立刻鬆弛了。

「我告訴你，雍少奶肚裏有心事……」她這麼說。但她的臂膊無趣地從他的熱燙的手裏滑下來，

一種類乎懊悔的心情攪擾着她。

「雍少奶的事呢，外頭人也謠得很厲害，什麼都談到了。」他說。

「裏面的事情都要我去管，亂得像鬚狗不認識人的：這幾天，簡直沒有宅主了，誰都是天王……」

「蘭珍不幫幫你忙？」

「蘭婷，蘭婷已經老龍鍾了，管得什麼事？成天成天坐在廚房裏。……一沒有吃，她就回去……」冬香的話停止了。把衛生杖「的的」的釘着地板的縫。她的嘴唇顯得更其白了，像孩子受了繼母的不公平的委屈，鼓着滾圓的紅面頰，用大眼珠盯着黑窗戶。

沉默了一會，平海忽然發見到她的眼梢頭畫着一條血紅槓——

「啊，你的臉上怎麼弄傷的？」

他邊說邊迅速地伸手攆着她的面孔，她的頭一偏。隨着，他的臂肘蛇樣的纏繞了她的頸項。她來不及逃避，黑茸茸的頭眠在他的懷裏了。她划着手，搖着肩膀。他低下頭去，細細地摸着她的傷痕：

「噢，一條紫血槓！你怎麼弄出來的？」

「你呀，你放手呀！……娟官的小妹，那個的小指甲抓起來的。你，你放手！……」她有些氣急。

他用手指頭替她撫弄着，張開蟬螭似的闊嘴，舐着她的紅槓、面孔、嘴唇……

「放手，人看見，人看見……」

「我倆的事情……裏面可曉得？」

「鬼曉得！也許雍少奶……」

「最好我們叫雍少奶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冬香慙軟軟地馴服地貼在平海的懷裏，不響。

雍少奶的心裏感到一陣緊一陣的類似難過的情緒，她輕輕地離開那個門縫，跑到天井裏喘了兩口氣。覺得這古舊的大宅，充滿了黑色的煩悶和黑色細菌。一切在陰暗裏靜靜的腐爛下去；連自己也是的：一團難過的蛆蟲，在心裏繁殖着，攪動着，全身無可挽救的被蛀空了！

廚房裏衝出霧似的蒸氣。菜刀在砧墩上東東地響着，廚子福生彎手拭着腰眼，軟木塞般的站在門檻上。

東脚門口圍着一些破爛的野子，他們長伸着露筋的頸子，貪婪地守望着一個糖食擔子。

天色愈見陰沉下來了，風刮得愈緊。雍少奶的心裏也感到沉重、難過，以及蛆蟲攪蝕的那種腐屍的氣息……

在向伴雍落葬後的一天晚上：

老太的木魚在寒夜裏敲着，敲出一種老年人的暮境的渺茫的希望與淒涼的悲愁。西半宅的矮巴狗在嘵嘵地咬着。雍少奶的蓬茸茸的頭低沉着，埋在兩隻手心裏，腦子裏盤繞着一些苦楚的想頭。許多人名的事情：老太的陰佛珠；熙大娘子的嘴巴，落在她手裏的把柄；周廷宰的鼻子，粗野的相貌，以及五個月沒來過的自己的月經。她更奇異地想到平海和冬香，據老太說，平海從小就是在磨房裏滾大的，現在一直跑到賬房，向府上的帥爺，是個無家無室的光身漢子；而冬香，是老太出錢買進來

的，一直服侍老太……她想成全他們，……也許，這對她是有一點用處的，他們全曉得她和廷寧的關係，而且外面也謠得很……自己的肚子又不爭氣……

已經不知是什麼時候了。老太的不魚聲停了，腳下的供爐已經陰熄了，她的腿麻木着，……像有無數的細針針在腿裏。刺着刺着，她想上床。

窗格上有剝的剝的的山聲彈着。

雍少奶轉過身走到窗口，掀起窗簾一看，玻璃上一大片白膩膩的水氣，一個裹在黑色大風領裏的頭在外面停着，壓貼得扁平的紅鼻子像一條猪肝一樣貼在玻璃上……

周廷寧從子窗裏跳進來，她默默地低着頭，好像還是初見這個陌生男子哩。憂鬱地嘆了一口氣。他輕巧地除下那條假絨的長圍巾，搓着兩手呵了幾口氣。驚異地看着她。

於是，推了推海虎皮帽，許多頭皮，雪片樣的紛紛落下；用手指甲伸進帽子，任情的搔着痒皮，嘴巴助勢似的斜吊上去……啃着啃着，雪花飄舞了……突然，像從遼闊的遠方注意到或物了，立刻從皮袍袋裏掏出一個信封：

「這是縣黨部裏來的。」

說着就抽出一張印着藍油墨的通知書。

「縣黨部改組了，縣黨部的委員要全體改選，選出來是省黨部圈定。……這次，我要預先準備。本區區黨部是有辦法的。……只有，只有孫叔道那一派的……你看怎樣？」